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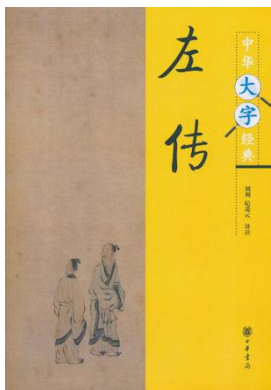
金玉卓

【作者小传】

金玉卓，女，河南南阳人，人文学院 2017 级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平时喜欢读书、喜欢旅行，读万卷书是知识学问的博览，行万里路是实践经验的积累，身体和灵魂总是要有一个在路上。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莫问前尘有愧，但求今生无悔”。可以追悔过去但是别消沉，可以憧憬未来但是别一直做梦，怀着一颗平常心，活在当下不虚度时光，然而，理想很美好，懒惰和拖延也很恼人啊……芸芸众生中我只是普通的一个，为了平凡而不平庸的生活，且努力前行吧！

《左传》漫谈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春秋〕左丘明著，中华书局

《左传》以《春秋》为纲，记述了鲁国隐公元年（前 722）至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二百五十多年间的历史，涵盖了整个春秋时期。《左传》全书十余万字，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是了解先秦历史和社会风貌的一部重要著作。《春秋》非常简略，记述事件往往只有一句话，更像是一部大事年表，显得枯燥无味；而《左传》根据史实对《春秋》

扩展补充，内容十分丰富，可读性大大增强。可以说，抛开《春秋》，《左传》仍是一部可以独立成书的波澜壮阔的巨著，不读《左传》，则读不懂《春秋》。《春秋》如同一部言简意赅的教材，《左传》则是对其条分缕析的教辅。

《春秋》由孔子编订，被儒家奉为“经”，神圣不可亵渎。“孔

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不是危言耸听。一句“赵盾弑其君”，一个“弑”字，把赵盾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我们读《左传》，发现赵盾似乎跟乱臣贼子不沾边，秉笔直书的董狐似乎也称不上“古之良史”。孔子为赵盾感到惋惜，但同时又赞同董狐的观点，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越境乃免”，这看起来有些荒唐。深究其原因，盖因孔子追求的是政治正确：国君有错，臣子只能劝谏，君君臣臣，礼不可废。如果没有《左传》作辅助，我们就理解不了“赵盾弑其君”背后的深意。《春秋》记事有很强的政治意义，而不是追求客观真实。《三国演义》中夜读《春秋》是武夫子关羽的经典形象，然而，正史中关羽读的是《左传》，并不是《春秋》。读《春秋》是为了彰显关羽的忠义形象，而读《左传》则表明了关羽的军事修养。

《左传》所描述的社会结构

上文提到，孔子编订《春秋》追求政治正确，归根结底是因为一个“礼”字。儒家学说中繁复的礼仪令人生畏，在今天看来很多琐碎的细节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迂腐的。要理解孔子尊崇的礼制，不能抛开儒学产生的土壤，而《左传》为我们了解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很好的底本。我们知道，周初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广大的领土分给大大小小的诸侯，诸侯国内还要逐级再行分封，加上贵族之间的联姻，周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士大夫之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何《左传》中的战争描写总是透着一股贵族的优雅。春秋时期的争霸之战往往有节制有底线，不会你死我活打得太难看，而战国时期的灭国大战就要血腥残酷得多。

在分封制的社会环境下，政治关系的本质其实是家族关系，管理好一个贵族之家不亚于治理一个小国，儒家的“修齐治平”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是行得通的。在一个小的诸侯国内，家规往往就是国法，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倡导人人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同我们不会在家里讲求平等一样。整个社会靠血缘纽带和宗法关系维系在一起，礼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繁琐的礼制让生活中的各种细节都充满了仪式感，其核心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时时提醒着人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要有非分之想，最终目的是维护宗法社会的和谐稳定。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社会有很大不同，分封制是儒学诞生的土壤，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分封制下的社会结构已经很不稳定，“礼坏乐崩”是不可避免的，孔子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自然难以实现。

《左传》的军事价值

前文说读《左传》的关羽凸显了其军事修养，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提到兵书，我们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孙子兵法》，而不会是《左传》。《孙子兵法》被称为“兵学圣典”，全书六千余字，字字珠玑，偏重于理论，而《左传》中汇集了大量春秋时代的实战战例，其战争描写可谓丰富精彩。从战争背景到战争过程，从战前谋划到战后总结，从内政外交到战争得失，叙述完整，堪称一部军事教科书。以《鞌之战》为例，作者通过人物的细节描写带动情节发展，用六百来字展示了整个战争过程，并揭示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齐侯的轻敌是两军对战时的大忌，加上晋国一方作战英勇，行事果断，善于抓住时机，“齐师败绩”是必然的。

如果说《孙子兵法》的简练精辟类似于数学公式，那么《左传》就是丰富细致的数学例题，相对来说，《左传》的实用意义更强。

除关羽外，历史上喜欢读《左传》的将领大有人在，比如东汉的冯异、南朝的羊侃和王僧辩，西晋的名将杜预更是称自己有“《左传》癖”。他是灭蜀平吴、完成统一大业的开国功臣，不仅如此，他还学识渊博，堪称文武全才。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左传》注本，并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传统学术讲究传承，师承关系非常重要，汉代刘向为《左传》的传承脉络做过梳理：左丘明传曾参，曾参传吴起……吴起是战国时代的军事名家，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齐名，我们有理由合理揣测，《左传》中的军事描写经过了吴起的润色统筹，因此，历代名将拿《左传》当作兵书来读也就说得通了。

《左传》的小说笔法

《左传》的故事性很强，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作为一部史书来看，其真实性似乎要打些折扣。历史上怀疑《左传》可信度的大有人在，普通读者也能找出许多《左传》的叙事破绽，例如上述“鞏之战”中两国君臣之间的对话，是如何流传下来并被记录在册的呢？再如“晋公子重耳之亡”，故事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复杂，但作者选材详略得当，叙事张弛有度，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重耳的成长轨迹，文中人物性格前后对比明显，整个故事结构完整，逻辑严谨，但史实真的会如此完美吗？孔圣人编订《春秋》，《左传》与《春秋》出现分歧之处，似乎采信《春秋》的说法更为可靠，但《春秋》太过言简意赅，没有《左传》的辅助很难读懂，那么，我们对于《左传》记述的历史该采取什

么态度呢？

《左传》不像《春秋》那样一字褒贬、简单陈述历史，而是重视事件的完整性，对前因后果交代得比较清楚，不乏精致的细节刻画，塑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力图展示春秋时代几百年间的生活图景。《左传》的叙事手法似乎更像小说，其实，历史与小说本就是同源异流的，代角色拟言的小说手法源自古代史学家，通过故事认知世界是人类本能的认知模式，无论《左传》对史实的把握是否真切，其所呈现的整体细节与观念都是翔实可靠的，比如《左传》所展示的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等都是可信赖的，因此，《左传》并不会因其小说笔法而失去信史的价值。

《左传》所描述的春秋时代，与秦汉以后的社会有很大区别，了解先秦历史绕不开《左传》，不仅如此，《左传》在传统典籍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两千多年历史中的许多沿革与争议，都可以追溯到《左传》的世界。

黄鑫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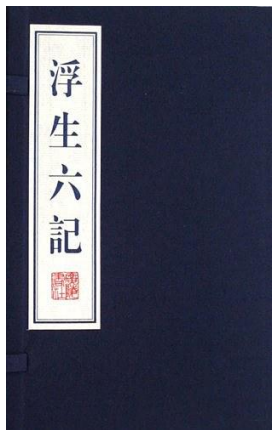
【作者小传】

黄鑫柱，经济管理学院 2016 级工程管理一班。偏爱执着，凡心所向，素履以往。大学以来，甚惜阅读之光阴，以为阅读可以平复心绪，宁静而后致远，以阅读开阔视界，广闻才有望通达。在阅读时爱好以角色代入的方式展开，以期身临其境，感知人物所思所想，得其悲欣，交集心间，由此阅读开阔了生命的更多维度。学习之余，享受悠闲漫步的旅途，爱好用镜头定格沿路风光，记录人间零星画面，用经常记录的方式让生活丰富而有趣。更多的是随性而往，有时恍恍惚惚，到不期而遇之时，甚是欢喜。继续眺望，继续前往。

笔墨珠玑，好一场若梦浮生

——读《浮生六记》有感

初读《浮生六记》，我是带着看“六记”的满怀期待去读的，读到第四记“浪游记快”文末的时候，再翻页，映入眼帘的“中山记历（原阙）”“养生记道（原阙）”，几个醒目的大字让人有些恍惚，仿佛是一首旋律连贯而悠扬的曲调戛然而止。其实所谓“六记”之中，能够为后人所观阅的只有前四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了。



《浮生六记》，〔清〕沈复著，广陵书社

唏嘘感叹为之惋惜的同时，又觉得前四记的内容已然是恢宏巨制，不容小觑。我也只是把它硬生生地读完了，在从古至今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中仿若沧海之一粟，下文所谈及的也即是阅读过程中最为直接的感受，大概只是“浅尝”。不过，同时我也放心了，因为即便我有说得不妥当的地方，也不会对这样一部穿梭岁月、贯通古今的经典之作的地位有些微的摇撼。下述

几分小感，愿君略问其详。

开卷，即是《闺房记乐》，某些“走心”的读者会不会像我一样开始有些“浮想联翩”了，其实这一部分讲的是作者沈复从小结识聪慧柔和的陈芸，便有“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的誓言。而后，他们果真结为夫妻，而这一部分的笔墨即倾注于塑造芸这样一位率真纯洁而浪漫多才的家庭妇女形象，也可以说整个“浮生”，都有关于这位女子的可爱之处的诸多叙述，且允我班门弄斧，——道来。

有一段关于陈芸神态的直接描绘甚是细腻传神：“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寥寥几语，好似已见其人，又如雾里探花。著名作家林语堂也曾评论这浮生中的“芸”，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可爱”二字，已然足矣，容不得其他的描绘来添足了。

芸的丈夫，也即沈复，在“记乐”的同时也是在刻画芸的形象。比如说“岂敢”“得罪”成了夫妻之间常用的口头禅，其实是芸把对丈夫的敬爱既怀于心间又溢于言表，因着这份默契，他们“耳鬓相磨，亲同形影”；再比如一次他们谈及所推崇诗人时，芸道她偏爱李白之“潇洒落拓”，赞其诗如“落花流水”，偏偏不青睐杜甫诗的“锤炼精纯”。她偏爱“活泼”其实也是她的可爱之处，而如此文雅可掬的芸，自然也时时能够应和丈夫油然而生的诗情雅趣，曾写下“触我春愁偏婉转，撩他离绪更缠绵”的佳句，可谓“闺”中多此一乐，岂不美哉，我还暗自感慨沈复之幸福呢！

此外，还有他们同游幽雅清旷的沧浪亭对月感怀的雅致之事；还有去拜扫堂伯父路上拾掇有苔纹的乱石以叠盆山；甚至还有结实憨园，认她作姊妹，动情地邀她作自己丈夫的妾，等等，无不把芸的可爱多情、温柔浪漫刻画得淋漓尽致，仿佛呼之欲出了。

如果说《闺房记乐》的“乐”是这一部分的明线，那么应该有一条暗线则是芸多愁善感和多病体弱的“悲”。这一点在《闺房记乐》的最后几多描述。“后愁为有力者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说的是憨园嫁到了有权势的人家，她为夫寻妾未成还被结拜的姊妹辜负了，从此一生抑郁，这其实对芸的早逝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掺着“悲”的情绪的暗线在这一章若隐若现，而在第三卷《坎坷记愁》中便逐渐明朗了起来，而“乐”则一直贯通到《闲情记趣》和《浪游记快》这两记。

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沈复记叙的大半生经历里，欢愉和悲愁始终是其间的两大主旋律。“欢”与“悲”相互对照又相互交融，此起彼伏有如抑扬顿挫之势，由此最能打动人心，也最能引起许多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下面依然摘取文中佳句和片段就“欢为何”“悲何来”讲述我的几点薄见。

《闲情记趣》中，我曾经学习并熟读过《童趣》的内容，于是在此处读来很亲切，仿佛老友相见，也着实要刮目相待了。“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一句仍自成于心头，不过沈复所述之“趣”远不止于草虫花鸟。由其“浮生”观来，沈复所谈闲情繁多，喜欢修剪盆景和插花艺术，还颇有自己的一番见地；也爱好“园亭楼阁”间的布景，更有“大中见小，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的见解；最快乐的应该是与友人沿曲径而通幽，往诸如萧爽楼、南园北园等地酣饮畅谈，“或歌吟，或长啸，大畅胸怀”，可谓快哉。此外还有如许，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许多闲趣之中，芸其实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芸”的部分的记述，自然不是闲笔。有时，芸陪丈夫同往，她也是爱吟诗作词之人，由此更是增添了一份雅诗美词之趣；有时芸提出了各